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剪燈餘話 第五卷

### 賈雲華還魂記

魏鵬，表字寓言，他的祖先是河北巨鹿人，九世祖魏飛卿，在宋高宗朝官做到御史中丞，因為彈劾秦檜誤國，被貶為襄陽縣令，死後埋葬在白馬山，子孫也就留在那里居住下來。魏氏宗族蕃衍，富比諸侯，到元朝尤其興盛。他的父親魏巫臣，延祐初年，曾任江浙行省參政。

魏鵬在官署裡出生不久，父親就亡故了。受封為鄆國夫人的母親蕭氏帶著魏鵬和他的兩個哥哥，護送靈柩回歸襄陽。

魏鵬五歲就通讀五經，七歲就能做文章，長得肌膚晶瑩雪白，眉清目秀，鄉里稱他為神童。元至正年間，他屢次應試都運氣不好，深為遺憾，曾經說：「大丈夫應當唾手就能求取功名，難道一第都不能中麼！」於是拍桌子長歎。蕭夫人聽說後，恐怕他悒鬱成病，就對他說：「錢塘是你父親死於任所的地方，凡是現在有名的讀書人，大多是你父親的門生故吏，你前去請教學業，或許會有成果。何況錢塘是東南重要的行政區，山水奇特秀麗，可以開闊心胸，陶冶情操，你還是去走一趟，不要悶在書房裡。」說罷，又從懷中拿出一封書信，交給他說：「到那裡讀書的空暇，你應當前去拜訪一下已故賈平章的眷屬邢國莫夫人，把這封信交給她，主要是商議你的婚事。我在信中自有說法，你千萬不要妄自把信拆開了。」

魏鵬退下後，私自拆開了信封，才知道自己還沒出生時，母親與莫夫人已經有指腹為婚的約定，非常高興，就準備車駕出發。現將他母親鄆國蕭夫人的書信，附錄在下面：

我恭謹地整飭衣襟再拜，奉上書信至邢國太夫人桌幾前：你我闊別十五年，遠隔數千里，天各一方，互不相聞。遙想你高門美質，起居飲食安和，喜溢家門，福至內室，真是非常仰慕，又哪裡說得完呢！至於我，自從失去丈夫之後，姑且保存貞節，一家老小，在這裡大致安康，也不值得對太夫人多說。只是念及已故平章和先夫一起為官從政，從做官來說是同僚，從感情來說則是弟兄。我承蒙太夫人看作弟妹，剛開始懷孕，我們就各自立下誓言，夫人曾例舉漢代光武帝劉秀和賈復的故事，指著我的肚子說：「你如生兒子，我的女兒嫁給他：

如果生女兒，我的兒子就娶她。」其後神靈開導內心，天生配對，貴宅生女，寒捨得男。不幸沒到婚期，夫君亡故，妾身只得帶著幾個孤兒，護送靈柩歸葬，山高路遠，無處相逢。如今，我的小兒子已行過冠禮，令愛諒心也必已行過及笄之禮，如果她還沒有訂婚，希望能履行早先的誓約。所以我斗膽冒昧獻上書信，陳述至誠之心，仍叫我這個小兒子親自送上交給您。倘若他到了您家，希望能給以照顧。企盼聆聽到你珍貴如金的諾言，拱手等待覆信的傳來。會晤沒有日期，面對信函，中心憂悒。餘言不一一詳說。

魏鵬奉了母親之命，第二天清早出發上路。經過兩個月，方才抵達杭城，在北關門一個姓邊的老年婦女家租屋居住。老婦善於接待，魏鵬感到很舒適滿足。過了幾天，讀書的館舍選定後，於是漸漸出去遊玩，訪問朋友，但沒有一個在家的。只見湖山秀麗，美景滿目，車馬喧鬧，笙歌盈耳。

魏鵬就賦了一首《滿庭芳》詞，以記載旅遊勝況，題寫在住舍的窗紙上面。詞為：

天下雄蕃，浙江名郡，自來惟說錢塘。水清山秀，人物異尋常。多少朱門甲第，鬧叢裡、爭沸絲簧。少年客，謾攜綠綺，到處鼓求凰。徘徊應自笑，功名未就，紅葉誰將？且不須惆悵，柳嫩花芳。聞道藍橋路近，願今生、一飲瓊漿。那時節，雲英颯了，歡喜殺裴航。

這首詞偶然被姓邊的老婦看到了，就問：「這篇作品是郎君所作的嗎？」魏鵬沒有回答。老婦說：「郎君難道認為老婦並不是知音嗎？大凡樂府以含蓄而不顯露為要，這首詞雖然好，但是尚欠斌媚，歐陽修、晏殊、秦觀、黃庭堅等人的詞作，大概不是這樣吧。」

魏鵬聽了這番話，大吃一驚，於是向老婦致謙說：「淺薄鄙陋的詞作，多多見笑了。」於是詢問老婦的來歷，才知道她原來是達睦丞相的寵妾，丞相死後，出嫁到百姓家，現在老了。她通詩書，曉音律，喜歡談笑，擅長刺繡，經常往來於達官貴人的家裡，成為女子的老師，人們都叫地邊孺人。

魏鵬說：「這麼說來丞相正和先父參政以及賈來章是同輩人了。」老婦驚駭地問：「郎君難道是魏參政的兒子？」魏鵬說：「正是。」老婦說：「真如韓非子所說的『稱其家兒者也』。」於是擺上酒席款待魏鵬，魏鵬這才有機會詳細詢問父親舊日同僚的情況。老婦說：「都不在了，只有賈氏一家在這裡而已。」魏鵬說：「家母有書信要送達她家，拜托您替我介紹一下。」老婦答應下來。魏鵬又問：「平章亡故多年，他們家現在還有誰在？家裡境況怎麼樣？」老婦說：「平章有一個兒子，單名叫磷，表字靈昭。還有一個女兒，名叫娉娉，表字雲華。她母親夢見一隻孔雀嘴上銜著牡丹的花蕊放置懷中，後來就生下了她。要說她的容貌，就像桃花映春水；要論她的恣態，就如流雲迎朝陽。十指如纖纖之玉削成，雙鬢綰起柔柔的青絲。填詞作曲，李清照難步後塵；織錦繡圖，蘇若蘭能與倫比。邢國莫夫人很鐘愛她，讓她跟從我學習，我自認為水平不如她。而且夫人勤懇努力，治家有方，腳穿珠飾的鞋，頭插玳瑁發簪，家中絲毫未減過去的繁華。全家列鼎而食，食時擊鐘，一如往日的豐盛。」魏鵬聽說後，知道那個女兒必定是指腹為婚的女子，急著想去。不巧老婦眼睛有病，不能前往，於是只好等待。

邢國夫人對老婦長久不來她家感到奇怪，就派婢女春鴻前往老婦家詢問情況。這時老婦的眼病好了，想和魏鵬一齊前去，正遇上他偶然有事外出，老婦於是先跟著春鴻前去。

到了夫人那裡，邊老婦先表示了謝意，隨後又說起魏生的母親寄來書信的事情。邢國夫人又驚又喜，忙說道：「正在這裡想念他們，今天卻來到了此地，趕快去給我叫來，不要遲緩！」春鴻受命，又去老婦家請魏鵬，正巧魏鵬回來了，就一同來到邢國夫人家裡。

到了門前，春鴻先進去通報。一會兒，兩個青衣小僮引導魏生到了堂前，在東階稍稍站立。邢國夫人穿了朝廷頒發的命服出來，坐在堂上，魏生遂拜了兩拜。夫人說：「魏郎幾時來的？」魏生回答說：「不過幾天而已。」夫人讓他坐在西柱前一隻鑲金嵌銀的椅子上。喝完茶，夫人說：「記得分別時，你還在襁褓之中，現在長成大人了！」說完，對魏生好生安慰問候了一番，並且又問起蕭夫人是否安好？魏鵬回答：「多承掛念，他們幸好都安然無恙。」

邢國夫人與魏生說起舊事，好像就在眼前，但是就是沒有說到指腹為婚這件事上。魏生有點疑惑，就回頭叫隨來的老僕人青山解開口袋，取出母親的書信奉上。夫人拆開信封看完，放在袖中，也不說話。

一會兒，有一個小孩子出來，長得清秀如玉。邢國夫人讓他給魏生行禮，魏生連忙答拜。夫人說：「這是小兒子，要好好教教他，你竟然這麼客氣地給他回禮。」夫人又命侍女秋蟾說：「去把娉娉叫來。」一會兒，邊孺人領著二個丫環，簇擁著一個女子，從華麗的簾幔後面慢慢地走了出來，到了魏生面前行拜謁之禮。魏生倉卒之間想站起來躲避。邢國夫人說：「沒有關係，這是小女。」女子拜謁完畢，退後站在夫人的座位右面。邊孺人也在一旁陪坐。魏生暗中偷看娉娉，真是傾國傾城的絕色佳人，即使是西施、洛神宓妃與她相比，也不一定分得出高下。

魏生見到娉娉後，魂飛神蕩，心馳色動，恐怕夫人會看出來，就站起來告辭。夫人說：「先夫在世時把令尊當作骨肉同胞，令堂也把老身看作是弟妹。自從平章和參政亡故後，兩家長期分別，魚沉雁杳，音訊不通，本來以為此生再也見不到你們了，沒有想到在殘生餘年竟能看到你少年英俊，我心中的歡喜安慰，言語豈能表達！小郎君竟然如此缺少情意麼？」魏生只得作揖返回座位，不敢再說告辭的話。

邢國夫人用眼睛示意讓娉娉進去，好像是讓她去治辦宴客的器具。到時候擺開宴席，山珍海味都陳列上來。邢國夫人親自倒酒讓魏生飲用，魏生跪著接受，然後喝了下去。接著，邢國夫人又命賈麟、娉娉輪番勸酒。娉娉捧著酒杯到魏生面前，魏生用「我剛從遠方來到這裡，長久不碰酒杯了，現在已經不能再喝了」為理由推辭。娉娉捧著酒杯再次勸請，魏生想好好看看她，就堅持推辭不肯先喝。

夫人對娉娉說：「小郎君年紀比你大，從今以後，既然是世交，你們當就是兄妹了，你應該跪著勸酒。」娉娉於是跪下，魏生倉皇間急忙接過酒杯，一飲而盡。娉娉收起酒杯，走到夫人面前，把杯中餘酒滴在几案上，說：「哥哥飲酒未盡，再讓他喝一杯可以嗎？」夫人笑著說：「才剛剛認了兄妹，就專注於友愛之情，小郎君怎麼能突然停止不喝呢？」

邊孺人也在旁邊更相勸酒，魏生這才暢懷痛飲。夫人又責怪邊孺人說：「郎君既然住在你家，竟然不早一點告訴我，應當滿滿罰一杯。」老婦笑著喝下去。

宴席散了之後，魏生要告辭回去。夫人說：「小郎君不要再回邊家去了，就在寒舍住下。」魏生略作推辭後就答應了。夫人又說：「寒舍冷落蕭條，希望不要嫌棄。」當即叫家奴脫歡、小僕人宜童，帶領魏生到前堂外東廂房住下。魏生進入廂房，只見屏風幃帳牀褥，書幾盥洗的盆子，筆硯琴棋，沒有一樣不齊備，放在邊家的行李，也已拿了過來。魏生既能在這裡定居下來，又遇到絕色佳人，真是又驚又喜，實在睡不著，於是就賦《風入鬆》詞一首，乘著醉意題寫在白色牆壁上。詞為：

碧城十二瞰湖邊，山水更清妍。此邦自古繁華地，風光好，終日歌弦。蘇小宅邊桃李，坡公堤上人煙。綺窗羅幕鎖嬋娟。咫尺遠如天。紅娘不寄張生信，西廂事，只恐虛傳。怎及青銅明鏡，鑄來便得團圓！

當天晚上，娉娉回到臥室，也深深地關注著魏生，於是就把侍女朱櫻叫來問道：「魏兄睡下了沒有？」朱櫻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娉娉對她說：「你到廂房去窺探一下。」侍女去了很長時間，回來報告說：「魏生在燭光下微吟，若有所思，然後拿出筆來，在牆壁上題寫了幾行字，我仔細看了一下，乃是一首《風入鬆》詞。」娉娉便問她：「你還記得麼？」朱櫻回答說：「已經背下來了。」隨即朗誦了一遍。娉娉就蘸滿筆，鋪開雙鸞霞箋紙，步魏生的詞韻，頃刻之間而成一詞，封在信封裡交給朱櫻說：「明天早上你送洗臉水給魏郎洗臉時，把這交給他。」朱櫻把信封收藏在口袋裡。

第二天黎明，朱櫻按小姐的吩咐前往。魏生洗完臉後，朱櫻拿出信封交給魏生說：「娉娉小姐向郎君致意，有書信奉。」魏生慌忙拆開來看，乃是應和自己題寫於壁上的《風入鬆》詞作，詞為：

玉人家在漢江邊，才貌及春妍。天教吩咐流態，好才調，會管能弦。文采胸中星斗，詞華筆底雲煙。藍田新鋸壁娟娟，日暖絢晴天。廣寒宮闕應須到，霓裳曲，一笑親傳。好向嫦娥借問，冰輪怎不教圓？

魏鵬讀了好幾遍，仍然捨不得放下，從娉娉的詞賦中感到她的情意特別深厚，於是就珍藏在書箱中。他正要細細詢問娉娉的性格脾氣，夫人已經派宜童前來叫他到中堂去了。

魏生跟著宜童進入中堂，邢國夫人見魏生來到，就迎上去對魏鵬說：「小郎君奉令堂之命，遠來錢塘遊學，萬萬不可虛度光陰，貪圖安逸，曠廢時日。此間有一位儒學大師何先生，到他門上求教的讀書人，常有幾百人；小郎君如果跟從他學習，必定在學識修養上會有進步。見面的禮物，我已經準備好了。」吃完早飯，就請魏鵬去何先生家。魏生自看到娉娉後，萬念俱灰，再不思求名譽顯達，只是想著一個娉娉。不料夫人卻逼著讓他前去求學，他雖然勉強應承下來，但也不常常去何先生家。於是又想起夫人雖然很愛他，但閉口不提婚姻的事，並且讓他與娉娉認作兄妹，總覺得有可疑之處，但又無從問起。於是他偷偷前往伍相祠向神明祈求從夢境中預知禍福，結果夢見神說：「灑雪堂中人再世，月中方得見嫦娥。」醒來後，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，只是私下裡記住這兩句話。

一天，魏鵬偶然出去與朋友一起游西湖，娉娉探得魏生不在家，就帶著侍女蘭苕，偷偷跑進他的住房，遍覽房內書籍。當她看到有傳奇小說《嬌紅記》一書時，就笑著對蘭苕說：「魏郎看這本書，該不會壞了心術吧？」隨即開玩笑地在魏生臥房的屏風上題寫了兩首絕句。詩為：

淨幾明窗絕點塵，聖賢長日與相親。文房瀟灑無餘物，惟有牙籤伴玉人。

花柳芳菲二月時，名園剩有牡丹枝。風流杜牧還知否？莫恨尋春去較遲。

到了傍晚，魏生回來，看到詩作，知道是娉娉所作，深深懊悔由於自己出去而不得相見。於是廣續娉娉的詩韻，用趙體寫在花箋上酬答娉娉。詩為：

冰肌玉骨出風塵，隔水盈盈不可親。留下數聯珠與玉，憑將吩咐有情人。

小桃才到試花時，不放深紅便滿枝。只為易開還易謝，東君有意故教遲。

寫完後，他才發現沒有機會可以捎去，正在躊躇之間，忽然春鴻來對魏生說：「夫人聽說郎君游西湖西回來，擔心你醉酒，特意派我拿來武夷小龍團茶送給你喝。」魏生十分高興，就衝泡喝了一碗。隨即移動身體靠近春鴻坐下，笑著對春鴻說：「娉娉既然把我當作哥哥，你又何必吝惜暫時做一做我的妻子？」春鴻改變了臉色說：「夫人治家嚴肅，我們做婢女的只供使喚，豈敢和您同枕，污辱了您高潔的品德？」魏生說：「東園的桃李，不過片刻的春光而已，有什麼關係？」於是就與春鴻親昵起來。魏生對春鴻說：「我有一封信給娉娉，你能替我帶去嗎？」春鴻說：「哪敢不從命，我會馬上遞過去的。」春鴻進入內室，在茶堂裡遇到娉娉，就把信交給了她。

娉娉急忙放入懷中，囑咐春鴻千萬不可說出去。回到閨房打開來一看，原來是應和她絕句二首的詩作。她讀完之後，不由感歎地說道：「詩作清暢華美，就像他的為人。」

一句話還沒說完，就聽得邢國夫人叫喚說：「有客人來了。」娉娉急忙出來，原來是表兄莫有王，從河北藁城來看望姑姑。邢國夫人馬上設宴招待他，魏生也在座作陪。邢國夫人因為與莫有王分別很久了，又悲又喜，姑姪兩人互相勸酒，不覺也有醉意，加上莫有王從遠方來，鞍馬勞頓，困倦疲乏不勝酒力，也急著想去休息，就苦苦求告邢國夫人。邢國夫人命令脫歡扶著他到禮賓堂之南小書房歇宿。魏生也跟著出來，一個人站在樓堂上。沒多久，邢國夫人也感到頭暈想睡覺，於是就先去歇息了。只有娉娉帶著幾個婢女收拾了器皿，關門上鎖。

朱櫻拿著蠟燭，陪娉娉到樓堂巡著，見魏生一個人站著，驚訝地問：「兄長還沒有就寢嗎？為什麼站在這裡？」魏生告訴她說：「我口渴得很，想找口水喝，一時又找不到。」

娉娉即刻讓朱櫻到廚房中取茶水。於是代替朱櫻拿著蠟燭，然後放在几案上。那蠟燭被風一刮，蠟液像眼淚一樣流下來，娉娉用金剪修剪燭花，說：「你也風流麼？」魏生說：

「你沒聽到李義山的詩說：『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』」娉娉說：「李義山不過是一個浪子而已，你何必對他眷戀這麼深呢？」魏生說：「這種思想人人相同，這種慾望心心相通，怎麼可以因為這而討厭李義山呢？」娉娉說：「這麼說來兄長也是李義山同一類的人了？」魏生說：「風雅的情趣、鬱結於心的感情，我自己認為只有超過李義山。」娉娉說：「如兄長所說，那真是風雅瀟灑、溫文含蓄的人了。但是佳句中說到『勞心』，果真『勞』的是什麼事？不知李商隱也有這種情況嗎？」魏生說：「這是室近人遠的緣故。」娉娉也不答話，指著壁上掛著的琴說：「兄長擅長此道嗎？」魏生說：「小時候對琴技很入迷，聽說小姐也在這方面見長。」

娉娉說：「聊且把思想感情寄托在琴上，豈敢說是見長啊？」

一會兒，朱櫻捧著茶到來，娉娉接過去遞給了魏生。魏生感謝說：「何必勞煩你如此懇切至呢？」娉娉說：「熱愛親人，恭敬兄長，按照禮節應該這樣的。」魏生打算靠近坐席與她交談，娉娉急忙躲開身子說：「今天晚上夜已經很深了，兄長應該回寢室

去休息。明天晚上如果方便的話，我會到廂房聽琴，希望不要到其它地方去。」隨即對魏生行個萬福禮回自己房間去了。

第二天，夫人因為醉酒不能起牀。將近傍晚，娉婷偷偷到了廂房。魏生正抬頭盼望，站在台階等待，突然見娉婷來到，真是狂喜不能自持。當即擁著娉婷進入室內。坐下來之後，魏生拂拭几案後，焚上一爐好香，解開錦囊，拿出天風環玉琴，請娉婷彈奏。娉婷因為害羞，堅決推辭。魏生於是轉動弦柱，調試琴弦，彈奏了一曲《關雎》，想以此觸動她的感情。娉婷說：「發顫聲的指法，一一都很精當，只可惜取聲太虛，下指略微輕了一點而已！」魏生很佩服她的話，一定想看看她的指法，不停地向她請求。娉婷於是讓朱櫻拿琴來，放在面前的瑯石桌上，親操《雉朝飛》一曲以酬魏生。魏生說：「指法太妙了，但此曲未免讓人感到奢華妖豔的音符多了些。」娉婷說：「沒有妻子的人，他的言詞哀苦，他的琴聲淒怨，有什麼奢華妖豔的呢？」魏生說：「倘若不是牧犢子的妻子，怎麼能達到如此奇妙的境地呢？」娉婷沒有說話，只是微微一笑而已。這一天晚上，兩人談話漸漸融洽，感情頗深。正巧夫人睡醒，呼叫娉婷要人參湯喝，娉婷只好匆忙離去。魏生茫然自失，像丟了魂似的，面若死灰，大失所望。於是在枕上賦《如夢令》小調一首表示傷感。詞為：

明月好風良夜，夢到楚王台下。雲薄雨難成，佳會又成虛話！誤也，誤也，青著眼兒乾罷！

第二天清晨，魏生起牀後整理好衣服帽子，到夫人住的樓閣，問夫人平安。出來到了樓堂，轉從堂的後面，沿著彎曲的小巷，想到娉婷的住所去，結果迷了路返回，到了清凝閣前，想稍稍休息一下。不料這時娉婷正好坐在閣中，低著頭裏束小腳，穿繡鞋。魏生躲在門外，在縫隙間偷看，被娉婷的侍女福福看見，就報告了娉婷。娉婷極為憤怒，準備去稟告邢國夫人。魏生感到惶恐不安，央告娉婷說：「剛才我到夫人處問安，出來時迷路到了此地，我們有兄妹之情，難道忍心讓我難堪麼？」娉婷說：「男子無故不進入中堂，難道可以直接到人家的閨房嗎？今天暫且寬恕兄長，以後不要再來這裡。」魏生連連作揖不停。娉婷說：「不過讓你害怕而已，不勞你深謝！」於是著閣前用臨清小瓦盆植養的一棵瑞香花，命令福福說：「送到兄長的臥室，作為深居之人的伴侶。」魏生說：「有幸得到此株（妹），應當貯藏在金屋裡。」娉婷笑著點頭。福福隨即捧著花盆送魏生出來。魏生知道福福是娉婷的貼身丫環，就從袋裡取出幾錢銀子送給她，希望她能夠傳遞信函，暗通衷情。福福拜謝後接受了銀子，從此以後，魏生就一直差用她了。

魏鵬自從離家後，已經有兩個多月了。寒食剛過，清明又到了，邢國夫人準備了酒肴，召集鄰居和邊孺人，並拉上魏生出城上墳，只有娉婷因小病剛好，不能回去。魏生探知娉婷不去，就假裝有事要外出。邢國夫人挽留他。魏生回說：「剛才正巧何先生派人來叫我，不敢不去。只是趕不上去拜祭平章的墓，感到很遺憾！」夫人說：「先生召見你不可慢怠，應該趕快前去。」魏生離去後，夫人也上轎子，全家都隨從前去，只留下福福和小女僕蘭苔陪伴娉婷。

魏生估計夫人已經走遠了，就慢慢回來，到了第二進樓堂前，關著門不能進入，只好在廊屋下徘徊。福福聽到人的腳步聲，以為是客人來到，就開門問是誰，原來是魏生。魏生急忙拉著福福的衣襟，問娉婷在哪裡，想見她。福福說：「小姐聰明伶俐，知書達禮，持身謹慎，輕易不離開閨房，嫺靜雅致，凜然不可侵犯，我怎麼敢冒冒然引導郎君去冒犯小姐呢！」魏生說：「我遇到你的時候，自認為有緣份，即使是給張生索線的紅娘，也不過如此。誰想你今天竟然說出這番話，我真感到很失望！」福福沉思了好一會兒，說道：

「小姐她雖然用禮來自我克制，但是隱秘的感情頗為深切。我曾經見她對著鏡子自照，回頭問我：『我比月中的嫦娥怎麼樣？』我回答她說：『這不是太誇耀自己嗎？』她竟然說：『嫦娥雖然長得漂亮，無奈隻身孤眠！』由此看來，可以用情來使她亂禮。」魏生說：「如今之計，準備怎麼辦？」福福說：「我有一塊用吳地綾絹做成的手帕，郎君試作一首情詩，題寫在帕子上，我會拿去給她觀看。那時，您輕步跟在我後面偷看，她如果動心，事情就一定成功了。」魏生聞言，高興地拿起筆，寫好之後就交給了福福。詩為：

鮫綃原自出龍宮，長在佳人玉手中。留待洞房花燭夜，海棠枝上拭新紅。

福福把手帕藏在袖中進入內室，魏生尾隨在福福後面，到達柏凡堂，只見娉婷正靠倚在欄杆上，賞玩庭園前新發的柳枝，說：「楊柳已經這麼綠了啊！」隨即吟誦辛稼軒的詞說：「莫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。」魏生匆忙上前，摸摸她的肩背說：「斷腸是為了什麼？」娉婷驚叫說：「狂生又到此地來了嗎？」魏生說：「韓壽偷情私通，司馬相如洗滌器物，狂生本來就是這樣吧？」娉婷於是讓福福上茶。福福假裝把手帕掉在地下，娉婷拾起來一看，見上面有詩，生氣地說道：「這一定是兄長所作，小妮子哪敢這樣肆無忌憚？」

我要拿著它去告訴夫人。」魏生再三謝罪，接著跪在地上。娉婷這才回轉臉莞爾一笑，把手帕收藏在懷中說：「不要多說了，姑且在這裡同坐，稍稍抒發半晌歡情。倘若老母親回來，那就來不及了。」魏生大喜，入座坐下。

娉婷叫福福拿出佳餚，送上美酒，自己親自手持金荷葉杯，倒滿酒後勸魏生喝。魏生推辭不喝，娉婷堅持勸酒。魏生感謝說：「這情意確實殷切，正如過去人們所說，『即使吃春餅也會醉，就不煩勞酒了。』」於是稍微喝了幾杯，就讓丫環撤席，娉婷順從了他的意思。魏生子是把兩個坐席併攏來，與娉婷坐在一起，對她說：「我奉慈母之命，為了這頭親事，不畏水路陸路的艱難，千里迢迢來到這裡。

現在夫人全然沒有一句話說到以前的婚約，必然有其它的考慮，事情恐怕中途有了變更。她讓我們視作兄妹，這意思已經很明顯了。您對此事又漠然處之，像對待陌路人那樣看待我，實在感到不是滋味。我很早就想回去了，只因為還沒同您說清楚，所以遲遲沒有決定。今天幸能相逢，以後難以預期能否再見面，我的心事，您已經知道了，成還是不成，希望你能明白地告訴我，不要讓我像古人司馬談那樣，成為滯留南方的客人。」

娉婷聽了以後，用手摸摸大腿感歎地說：「我難道是木頭人麼！兄長這番話，哪裡知道的我的心！我自從遇到兄長以來，廢寢忘食，內心觸動，精神疲乏，睡晚起早，只想念郎君一個人。自念能以鄙陋之身，讓我侍候你終生，白頭偕老，這乃是我深所希望的。只恐怕老天不給人方便，不能善始善終，《鶯鶯傳》裡的張珙、《嬌紅記》裡的申純，他們的事例，足以成為明證。兄長如果不嫌棄我這個微賤的人，我可以永遠做你的妻子，但是不要輕舉妄動，應當考慮周全。」魏生說：「如果等待婚姻的六禮全部告成，那我墓上的茅草都已經乾枯了。您還是可憐可憐我，不要吝惜今天晚上這個良宵！」娉婷還沒來得及回答，蘭苔來報告說夫人回來了。魏生倉皇跑出柏凡堂。這一天，是三月丙午日。

第二天清晨，魏生進中堂拜謁邢國夫人，邢國夫人說：「昨天因為要祭掃墳墓，就到湖上各寺廟走了一走，美景滿目，讓人應接不暇，可惜的事是你不在身邊。」魏生只好恭敬地應答，然後退了出來。在中堂的邊門，正巧與娉婷相遇，她身旁的侍女眾多，前呼後擁的，兩人只能互相注視，一句話都沒法說。魏生回到書房悶悶不樂，於是吟誦崔顥《黃鶴樓》詩：「日暮鄉關何處是？煙波江上使人愁！」正巧娉婷經過窗外，聽到了這兩句詩，於是在窗紙上挖個洞呼喚魏生說：「男兒為什麼如此殷切懷念鄉土呢？」魏生說：「好事磋跎，終究不能成功，住在這裡也沒有益處，還不如回去。」娉婷說：「一會兒，我會讓福福來找你。」說完就走了。

吃完早飯，福福果然來了，對魏生說：「娉婷小姐有書信給你。」魏生拆開一看，原來是一首詩：

春光九十恐無多，如此良宵莫浪過。寄語風流攀桂客，直教今夕見月娥。

魏鵬讀完後，高興得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，抬頭凝望，太陽西斜，心情急切地直盼夜晚快些到來。沒料到快到中午時，魏生的朋友金在來找他，要拉他去妓院，魏生推說有其他事想拒絕，金在一定不同意，迫不得已，於是只好與他同去。到了那裡，妓女中有一個叫做秀梅的，很懂一點詩詞，向來仰慕才能出眾的人，她看到魏生瀟灑，就用大杯勸酒，金在又與他狂飲。魏生的心思不在酒上，被二人困擾，結果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到住所，鋪開一條紫絲褥子，就睡在房前石欄杆邊的地上。等到夜晚月明，夫人睡熟

了，娉婷才偷空跑出來赴約。沒想到魏生正在酣睡，酒氣逼人，怎麼叫也叫不醒，於是悵然走到階梯下，慢慢進魏生的臥室，取來一枝宣毫筆，在魏生的白絹下衣上題寫了一首絕句，然後擲筆離去。那詩說：

暮雨朝雲少定蹤，空勞神女下巫峰。襄王自是無情者，醉臥月明花影中。

五更的時候天亮了，魏生的酒也醒了，起來漫步在花叢中，只見落花沾滿了衣袖，露水打濕了衣服，回想起娉婷的約期，不由淚流滿面。正在鬱鬱寡歡時，忽然一陣風起，吹翻衣襟，露出下衣上的一行字跡。魏生仔細一看，是一首七言絕句，乃是娉婷所題。魏生大為惆悵怨恨，失去了這次良機，被別人耽誤，深負娉婷的期盼。於是就剪下下衣的分幅，裝裱成卷軸，懸掛在牆壁上。又賡續原韻，仍作七絕一首，封緘後托人遞送給娉婷。詩為：

飄飄浪跡與萍蹤，誤入蓬萊第幾峰？凡骨未仙塵俗在，罡風吹落醉鄉中。

詩後又有一首詞，詞牌是《憶秦娥》：

春蕭索，可憐更負佳人約！佳人約，今番準定，莫教違卻。世間雖有相思藥，應知難療身如削。身如削，盈盈珠淚，夜深偷落。

一天，忽然聽邢國夫人叫來春鴻說：「平章的忌日快到了，應該按照常規祭祀。你到西鄰姚靖恭長者家去一趟，問幾時舉辦金山法會，我們想附祭平章，為他求祈冥福。」過了不久，春鴻回來報告說：「法會就在這個月的二十五日開始，到廟裡祭祀親亡之日，一共三晝夜佛事，假如要給平章送上善功，還必須先沐浴戒齋，到了那一天，前往法會，燒香拜佛，諸事完畢後才能回來。」

到了這一天，邢國夫人把家事吩咐給娉婷之後，就前往姚長者家。娉婷和魏生都送邢國夫人到大門口，於是得以一同回返內廳。當經過魏生臥室前，魏鵬苦苦邀請娉婷進去，想要求歡。娉婷懇切地推辭道：「我衰弱微賤的身軀，豈敢自我吝惜？只是現在是白天，這裡男僕侍女眾多，如果我們交接的時候，歡會興致正濃，我在這時，如醉如癡，能夠保證沒有其他的事發生嗎？還不如稍稍等到今天晚上，兄長應該親自到我的住所，我一定點上蠟燭給你開門，焚上好香迎候兄長。」魏生認為她說得很對。

到了夜幕降臨的時候，娉婷告戒各位奴僕說：「夫人偶然不在家中，你們這些人應該早點歇息，男僕不准擅自進入中門，女僕也應不離內室，不得隨便私相往來。」眾人拱手聽從，沒有一個人敢不遵守。

夜深人靜後，魏鵬就尋找老路，由柏凡堂的後面，轉過橫樓的西頭，正巧有兩條巷子相聯接，也不知哪一條可以到達娉婷臥房。正在他猶豫不定主意的時候，忽然清風送上一陣好香，迎鼻而來，魏鵬心裡高興地想：「娉婷的臥房一定不遠了！」於是就直接奔右邊的巷子而來，巷子走完，果然是娉婷的寢室。只見綠窗半開，紅燭高燒。娉婷身穿一件紫羅衫，下身穿一條翠文裙，自己拈著龍腦香在雀尾香爐中焚燒，香霧縹緲，燭光明亮。魏鵬突然間見到娉婷這個模樣，幾乎懷疑是與仙女相遇。娉婷笑著說：「你真是後漢範式，是個講信用的人。」於是走出門來迎接魏鵬，引他進入室內。只見室中安放著一張墨漆羅錦屏風牀，牀上掛著紅羅圈金雜彩繡帳，牀的左邊有一隻殷紅色的矮桌幾，桌幾上放著二雙繡花鞋，彎彎的就像蓮的花瓣，上面用錦帕覆蓋著。牀的右邊懸掛著一隻銅絲梅花鳥籠，裡面有一隻收香鳥，其他就沒有多餘的東西了。房前寬闊僅僅一丈多，東面壁上掛著一幅《二喬並肩圖》，西面壁上掛著一幅《美人梳頭歌》，壁下面有兩張犀皮桌相對，一張放著筆硯等文房四寶，一張放著梳妝打扮的器具，小花瓶裡插著一枝海棠，另有幾幅精緻華美的箋紙，上面壓著一枚玉鎮紙。對房則用藕絲吊窗，窗下築有船形小閣，閣外被一道白牆圍繞，牆內壘石作台，台上放有幾盆牡丹，四週奇花異草；叢雜點綴其間。距離石台二尺多一點，用磚砌了一個方池，池中有幾十條金魚，護階草籠罩在池的外壁上。

魏鵬也沒有功夫到處觀看，就要拉著娉婷上牀就寢。娉婷取出一塊白絨軟手帕交給魏鵬說：「兄長的詩應驗了，現在可以『海棠枝上拭新紅』了。」魏鵬笑著替娉婷寬帶解帶，一同進入羅帳中。娉婷低聲對魏生說：「我從小長在深閨，不懂得那種事情，交歡的時候，只恐怕不能勝任，兄長如果憐愛我，動作不要太厲害。」魏生說：「姑且試試看，大概以後會習慣。」哪裡想到娉婷的身體纖細柔軟，腰肢顫動，才折花心，臉上的紅暈已起，羞愧呻吟，好像不能承受。但是魏生蝶戀蜂狂，留戀娉婷的美色，不肯就此罷休，直到興盡為止，這時已經過了半夜。魏鵬起身，拿著軟帕對著燭火觀看，然後交給娉婷，讓她收藏起來，留作以後的驗證。娉婷說：「賤妾醜陋的身體，今被兄長破了身，仔細想起來，實在慚愧，無臉見人，我們的婚約，兄長要好好圖謀，不要讓賤妾成為這人折那人攀的章台柳就很幸運了！不然的話，我一定跳樓、投河，用死來答謝兄長，決不會去學世間平庸的人，違棄盟約，改嫁他人，背棄終身所要依靠的丈夫。」魏生說：「我身為男子漢，難道還不能謀求一個婦人？何況我們早有緣份，你不必過多為這事憂慮。」說完後在枕上口誦《唐多令》一首贈給娉婷。詞為：

深院鎖幽芳，三星照洞房。驀然間、得效鸞鳳。燭下折情猶未了，開繡帳，解衣裳。新柳未舒黃，枝柔那耐霜？耳畔低聲頻付囑：偕老事，好商量。

娉婷也步魏生的詞韻，應和酬答魏生：

少小惜紅芳，文君在繡房。馬相如、賦就求凰。此夕偶諧雲雨，桃浪起，濕衣裳。從此褪蜂黃，芙蓉愁見霜！海誓山盟休忘卻，兩下裡，細思量。

從此以後，兩人往來頻繁，沒有一個晚上不相聚歡樂，即使是像連理枝、比翼鳥那樣的恩愛夫妻，也比不上他們。

沒想到光陰易過，樂極生悲，正當夏暑將消、秋風剛起的時候，魏鵬忽然收到母親和兩個哥哥的來信，讓他回去應鄉試。魏鵬收到書信後鬱悶不樂，不想讓娉婷知道，但是言談舉止中，屢屢流露出歎息悲傷的意思。娉婷覺察出來，魏鵬見不能隱瞞，就拿出母親的來信給她看，兩人彼此痛哭流涕。

沒有過幾天，兩位兄長又派男僕海仙，急速送信給邢國夫人，請她催促魏鵬早點回家。夫人打開信封，讀完信，讓僕人召喚魏鵬，把他母親的信給他看，並且對魏鵬說：

「尊夫人掛念至深，令兄催你回去很急切，並且打算和你一同去應秋天的鄉試，這實在是人間的美事。老身雖然不忍心突然與小郎君分別，但是母親之命兄長來信，怎麼可以違背呢？只希望你能高折桂枝，早占鰲頭，我們側耳等待佳音，也一同光耀光耀。等到你就任官職，屆時恭候你再來。」隨即要替他備辦行裝，送他上路。娉婷當時正在夫人座位旁侍候，聽到這番話，淚如雨下，馬上起身進入內室。

當天夜裡，等邢國夫人睡熟之後，娉婷偷偷跑出來與魏鵬告別，兩人相看哭泣。娉婷對魏鵬說：「我們正在歡樂之中，沒想到竟會有這樣的遠別！老天啊！為什麼會有如此結局！」魏鵬說：「我被母親兄長逼迫，暫且只好回去，三兩個月以後，我會想辦法再與你相見，你只管放寬心，保養身體，不要作無益的悲傷，白白毀損了美麗的容貌。」娉婷掩面流淚說：「兄長一路當心，早早到家，有便的話一定再來，千萬不要一去不返。賤妾醜陋的身體，已屬兄長所有，倘若能稍稍念及，不把我遠遠拋開，那麼我就雖死猶生了。」說完後對魏生拜了兩拜說：「就此與兄告別，明天就不能出來相送了。」魏鵬也硬咽得說不出話來，只有目送娉婷離開。

第二天一早，娉婷又派福福來敲門，拿著娉婷的便函，並送上青黑色絲鞋一雙、線襪一雙。便函上說：

薄命妾娉婷再拜稟白兄長：娉婷薄命，不能奉侍兄長左右以為長久之計。今天兄長要歸去，我沒有東西可以相送，奉上一雙手製作的粗布鞋和一雙線襪，聊表寸心，也許你腳步所到之處，就好像賤妾追隨在兄長左右一樣。悠悠心事，書不盡言，面對信紙，我一時難過得說不出話來，只有涕淚交替而下。餘言不詳。

魏鵬看完信，也只有傷心落淚而已，隨即把它收藏好，鎖在了書箱裡。上路以後，凡是道途中遇到清風的早晨，月白的夜晚，面對湖光山色，他無不觸景生情，懷念娉婷不已，也只徒增悲傷而已。

等到了家中，已經迫近試期了。魏鵬就同兩位哥哥一起前往應試。結果，只有魏鵬高中而歸。

一時祝賀的客人踏破了門檻，鬧哄哄地忙了好幾個月。等到了這年的冬末，同年中舉的人催促他一起去應禮部的考試，魏鵬正想托病不去，圖謀到杭州一遊，以履行與媽媽的期約，無奈母親和兩個哥哥不同意，再加上府尹、縣官敦促發送，不得已，只好勉強成行，期望能落第，也許可能早點回來。沒想到青銅錢萬選萬中，會試一揭曉，他名列群英之中，殿試又中了甲榜，提拔為應奉翰林，才名一天比一天大，卓著於當時，虞集、揭等諸公，都很看重喜愛他。

魏鵬雖然身居清要之官，但心中對媽媽的思念，從來不曾停止過，於是請求到外省補官。

第二年正月，魏鵬受補為江浙儒學副提舉，這正符合他的心願，於是也不回襄陽老家，就直接到錢塘等候上任。他身穿公服到賈氏府第，拜見邢國夫人。邢國夫人見魏鵬來到，喜氣洋洋，慰勞他說：「皆知你金榜題名，文台任職，平生的願望，一朝全部實現。只遺憾小兒靈昭年紀幼小，還不能涉歷道途；而我年老體弱，又不能長途跋涉，所以沒有前去祝賀，向令堂道喜，深感慚愧！」魏鵬感謝說：「我才疏學淺，僥倖登榜，不過濫竽充數，內心實在有愧。算來門下一別，至今已有兩年光景，賈麟和媽媽是否平安？就請出來一見，稍稍寬慰我的思念之情。」邢國夫人說：「小兒在郡學讀書，半個月回來一次。媽媽在家裡，馬上讓她來見你。」

於是讓秋蟾去叫媽媽。

一會兒，媽媽出來相見，流轉的目光拂過魏鵬，不覺悲喜交集。邢國夫人設置酒宴接風，邊孺人也來作陪。邢國夫人舉杯祝賀，魏鵬一口喝完。邢國夫人又對媽媽說：「你魏兄高中做了大官，真是人間美事！你既然是妹妹，怎麼可以不敬一杯祝賀祝賀呢？」媽媽拜謝領命，就斟了酒勸請魏鵬喝，魏鵬喝了之後又向媽媽敬酒。母女倆都非常高興，宴飲盡興而結束。夜幕降臨之後，魏鵬向夫人告辭。邢國夫人說：「幸好你還沒有正式上任，就不必再另外尋住處了。我們家舊日的住所，謹用來迎接你。」魏鵬一邊感謝一邊告辭，回到原先的寢室，這裡景物牀榻依然如故。於是賦律詩一首，題寫在牆壁上以紀念自己重來此地。詩為：

不到仙家兩載餘，竹窗幽戶尚如初。梁懸徐孺前時榻，壁寫崔生昔日書。花柳漫為新態度，江山不改舊規模。未知當日桓溫慕，還有風流此客無？

第二天，魏鵬外出拜見舊友同僚，邢國夫人擔心他寓所裡的器物不全，或缺少人手使喚，就把媽媽叫來，讓她跟自己一起到那裡檢查。等到了那裡，發現百樣所需物品，都已齊備，宜童又專門供魏生使喚，因為媽媽昨晚已告戒吩咐過他們，但邢國夫人並不知道。邢國夫人巡視之間，忽然發現壁上新題的詩，讀了幾遍，贊不絕口，回頭對媽媽連連說：

「才子！真是才子！」又說：「這個人才識度量弘大深遠，學問淵博，聰明敏捷，很少有人能與他相比，不出十年，必定有大成就。提舉這個官不足以遮蔽他的才能。你要好好記住。」邢國夫人向來善於品評和鑒別人才，平時不輕易贊許人。媽媽見母親對魏鵬如此稱頌，不覺對他愈加敬愛。從這以後，媽媽夜裡前往魏鵬的寢室，直到早晨才回自己的閨房，傾心盡意，即使是比翼的鸞鳳，交頸的鴛鴦，也不足以比喻他們兩人的恩愛和諧。沒多久，兩人被情愛所迷，全然沒有了顧忌，只曉得早晚歡樂。侍女們全都知道；不知道的，只有邢國夫人一個人而已。

有一天，春鴻與蘭苕在清凝閣閒坐，品賞泉鳳餅香茶，媽媽偶然經過看見，嘴上雖然不說，但心裡很不開心。

她想這種上品團茶屬夫人所有，只有自己私下裡拿過幾塊團茶餅給魏鵬，必定是魏生與這兩個婢女有私情，所以才從他那裡得到這種上品茶葉，於是就盤問她倆。春鴻與蘭苕見不能隱瞞，就回答說是魏鵬給的。媽媽大為憤怒，一時間妒念頓起，就搜羅一些不利於她們的證據，向邢國夫人報告，結果她們二人都遭到痛打。春鴻與蘭苕懷恨在心，就商議要揭發媽媽的隱私，她們遠遠望見媽媽和魏生在後園池上的重陰亭下棋，急忙跑去向邢國夫人稟告說：「園中的池蓮，有兩朵花並生在和枝莖相連的地方，紅白二種顏色，已經開花一天了，請您快快前去觀賞，恐怕時間長了就會凋謝。」邢國夫人高興地說：「這是吉祥的徵兆啊！」就到後花園來賞玩。

魏生和媽媽根本沒想到邢國夫人會來，當時，魏鵬正拍手大笑，說：「雲華姐又輸了一局，就用你的金釧作為賭資，可以嗎？」話還沒有說完，突然一陣風來，吹落了一隻壞桃，正好掉在棋局中，媽媽十分驚訝，抬頭一看，遠遠見春鴻和蘭苕侍奉邢國夫人來了，知道是她們二人故意搞突然襲擊，急忙用眼睛向魏鵬暗示，讓他進入天林洞躲避一下；但是棋戲的用具卻來不及收拾了。媽媽假裝快步奔跑。迎著邢國夫人說：「孩兒多日不到園中遊玩，剛才因為刺繡感到疲倦，就與福福攜帶棋盤來到這裡，消磨漫長的白天。突然看到並蒂的蓮花，紅白二種顏色相對，真是好兆頭。正打算來報告娘親，沒想到娘親已經來了。」春鴻、蘭苕雖然佩服她善於應付，但是也不敢當面揭穿，只是看著她冷笑而已。幸好邢國夫人年老眼花，沒有辨出閃去的那個人就是魏生。邢國夫人說道：「蓮花並蒂經常可見，但是一紅一白，就十分難得了。剛才聽春鴻如此一說，想來叫你一同觀賞，不料你已經先在這裡了。不過，別人的女孩子，一般都不離開閨房，偶爾出遊，也應該遮掩面孔。今天你沒讓我知道，就來到這裡，雖然沒人看見，也終究不很適宜。何況你知書達禮，難道不知道下棋賭博是不好的嗎？你自己應當痛加戒止，以後不可再這樣。」可夫人只知道媽媽與福福下棋，怎麼也沒有料到她是與魏鵬對壘。於是母女倆一同到亭樹之間，徘徊瞻仰。夫人對春鴻說：「這花太漂亮了，應該把魏郎叫來一同賞玩。」春鴻正要開口，媽媽擔心她說出真相，就在暗中踩她的腳，春鴻會意，就騙夫人說：「今天雖然有美花，但酒肴來不及準備，還不如明天在這裡擺下宴席，再召他來賞玩，也不算太遲。」夫人點點頭說：「春鴻言之有理。」於是就回房休息去了。

第二天，他們果然在重陰亭設了宴席，並且把賈麟從郡學裡叫回來，一同與魏鵬觀賞並蒂花。酒喝了一半，邢國夫人看著賈麟說：「我聽說家庭的盛衰，常常顯現在花卉上，大概是草木先感受到氣運，而且吉祥之兆的到來，一定不虛妄。你今年秋天的會考，或許能考中，雙蓮並蒂的瑞兆，恐怕就應在這上面吧！應該做一首詩，看看你的志向和氣概。」

魏提舉如果不嫌棄，也請吟詠佳詩，以增加此花的芬香。」

賈麟和魏鵬奉命後，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呈送給夫人看。夫人看了以後感歎地說：「提舉的詩真可以說是『絕妙好詞』！我兒的立意，也有可取之處。」於是把兩首詩交給媽媽說：「你看完之後收藏起來，留作你弟弟今年秋試中舉的伏筆。」二人的詩分別寫道：

若耶溪裡萬紅芳，那似君家並蒂祥？韓魏醉醒殊態度，英皇濃淡各梳妝。徒勞畫史丹青手，漫費詞人錦繡腸。向夜酒闌明月下，只疑神女伴仙郎。

以上是魏鵬的詩。

亭亭翠蓋蔭嬌嬌，一種風流兩樣嬌。飛燕洗妝迎合德，彩鸞微醉倚文簫。若教解語應相妒，縱自無情也是妖。寄語品題高著眼，直須留作百花標。

以上是賈麟的詩。

媽媽讀完，微微一笑，就收藏在袖中。魏鵬向邢夫人請求說：「小姐也不可以沒有佳作。」邢國夫人就對媽媽說：

「你也試著寫一首，向提舉請教請教。」媽媽回答說：「好詞句都被兄長說完了，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呢？但是也不敢不勉為其難。」隨即口誦《聲聲慢》一詞首。詞云：

太華峰頭，若耶溪上，秋波漾漾嫵媚。翠蓋陰中，佳人並著香肩。深杯怎禁頻勸？傳玉容、霞臉爭妍。真個是，善才龍女，不染塵緣。

共說風流態度，似鳳台蕭史，夫婦同仙。描畫丹青，生納難寫清聯。鴛鴦也知相妒，卻愛來、比翼花邊。心更苦，委淤泥、絲又暗牽。

魏鵬傾聽完詞章後，自歎不如，就走出坐席向媽媽作揖說：「詞作超逸華美，確實是行家裡手，真可說有女相如吳絳仙的才氣

啊！」媯媯整飾繡巾拜謝說：「不敢當！實在不敢當！」

酒宴散席時月色明朗，等到邢國夫人睡熟，媯媯偷偷跑出來到魏鵬的臥房，詳細告訴他昨天圍棋的事，並且驚恐地說：「如果不是桃子掉下來，邢夫人就發見了，怎麼辦！怎麼辦！」魏鵬說：「這是天意啊！但如果不是你隨機應變，那馬腳漏洞就露出來了，我們二人哪能再會面呢？危險啊！真是好危險啊！」媯媯說：「夫人因為我昨天擅自到園中遊玩，稍稍對我斥責，以後不敢再到那裡去了。遺憾的是我們以前遠遠分別，現在幸能相逢，又被小人百般阻隔。為了兄長，我會委屈自己對她們謙讓，希望能使她們回心轉意。兄長暫且忍耐一下，不要自己在心中憂愁煎熬。但是這也是因為兄長偏愛她們引起的過錯。《論語》說：『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難得同他們共處的，親近了，他會無禮；疏遠了，他會怨恨。』不可不加以注意呵。」媯媯這般說乃是稍稍諷刺魏鵬寵幸春鴻、蘭苕的事情，規勸告戒他，魏鵬羞愧惶恐交加，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。媯媯自此以後深居簡出，音訊斷絕；魏生也感到畏忌不安，就好像有芒刺在背，凡是遇到內院的集會，大多推卻不來。媯媯雖然假作收斂行跡，卻更增對魏生的幽思，所以對春鴻、蘭苕特別加以優待，只要她們二人想要的東西，都贈送給她們。爾後二人都落在媯媯的圈套中，以往的積怨像冰一樣消散，反而甘心為媯媯所用，只是魏生不知道而已。

落落寡歡有一個多月，魏鵬感到特別無聊。正在憂悶中，忽然福福送來一些新蓮子，而且告訴他春鴻、蘭苕都已消除了仇怨，不久二人就可以相見了。魏鵬聽說，高興得手舞足蹈，無法抑制歡樂的心情，於是就用蜀地所制精美的箋紙抄寫所賦的《夏景閨情》十首，並作了一個小序在前面，以酬答媯媯的思念。其詞曰：

獨處孤寂的客舍百無聊賴，睡醒起來孤身獨坐，不見德性淑美的佳人，豈止會產生淺陋狹窄的念頭！隨意而成《閨思十首》奉寄，一來顯示自己的拳拳深情，一來自己時常能觀覽，就好像佳人就在身邊一樣。

香閣曉起淚痕多，卷理青絲髮一端。十八雲鬟梳掠遍，更將鸞鏡照秋波。  
侍女新傾盪麵湯，輕攘雪腕立牙牀。都將隔宿殘脂粉，洗在金盆徹底香。  
紅綿拭鏡照窗紗，畫就雙蛾八字斜。蓮步輕移何處去？階前笑折石榴花。  
深院無人刺繡慵，閒階自理鳳仙叢。銀盆細搗青青葉，染得春蔥指甲紅。  
薰風無路入珠簾，三尺冰綃怕汗黏。低喚小鬟扇戶，雙鸞自濯玉纖纖。  
愛唱紅蓮白藕詞，玲瓏七竅逗冰姿。只緣味好令人羨，花未開時已有絲。  
雪為容貌玉為神，不遣風塵誤此身。顧影自憐還自歎，新妝好好為何人？  
月滿鴻溝信有期，暫拋殘錦下鳴機。後園紅藕花深處，密地偷來自浣衣。  
明月嬋娟照畫堂，深深再拜訴衷腸。怕人不敢高聲語，盡在慙慙一炷香。  
闊幅羅裙六葉裁，好懷知為阿誰開？溫生不帶風流性，幸負當年玉鏡台。

詩後又抄寫了一首《青玉案》詞：

合歡花下曾相見，猶記把毫題彩扇。自別佳人冰雪面，朝思暮想，倚門挨戶，無慮千來遍。靈犀一點懸春線，殘夢驚回樑上燕。惆悵佳期成又變。

雲箋都是蠅頭字，難寫張生怨。

抄完後，就交給福福帶去。

媯媯收到詩箋後，打開來吟誦，正巧春鴻、蘭苕來了，就問道：「小姐吟詠的詩，是誰寫的？竟然如此秀麗！」媯媯眼淚汪汪地說：「我很久來就有心事，想同你們談談，屢次想開口，但欲言又止。」二人同聲回答：「我們是卑賤的人，受到小姐的厚愛太多了！只要我們做得到，一定盡力圖報。」

媯媯說：「這是魏鵬的詩詞。我和他相愛，你們都很清楚。」

自從那天重陰亭一遊，幾乎狼狽不堪，假如給夫人看到，我就沒有安身的地方了，多靠你們調停保護，總算沒有發生其他事情。現在不見魏鵬已經有一個月了，不僅我深深想念他，魏鵬也特別迫切地思念我，彼此阻隔，同誰去商量呢？」

二人站起來說：「現在老夫人正在受佛家戒律，每天坐在佛堂裡念誦佛經，家裡大小事務都由小姐掌權，如果想幹什麼的話，誰敢多嘴？如果有什麼非議，我們自會擔當。倘若我們不履行諾言，鬼神明鑒！」媯媯說：「如果這樣，我還有什麼遺憾的。」從這天晚上開始，媯媯又到魏生的寢室裡去了，還像以前那樣交往。有時互相親狎，盡男女歡會的樂趣；有時舉杯撫琴，極悠閒舒緩的意趣。

不知不覺，時光遷延，七月初七又來臨了。媯媯向邢國夫人請示後，就在內廳搭了一個彩樓向織女星乞求智巧，几案上瓜果羅列，肴饌齊備。邢國夫人對媯媯說：「很久不見你寫詩作詞了，今晚是天上牛郎織女相會的佳期，也是人間的良宵，或者是詩或者是詞，隨便你寫些什麼。我把魏鵬也叫來，與你講談評論，希望能有新的收穫。」媯媯從命作詩。

一會兒，魏鵬來到，邢國夫人說：「世間所謂今晚織女星賜予智巧，小女也不能免俗，隨便擺設了瓜果筵席。剛才讓她寫幾首詩來紀念佳節，保不知她寫了沒有？」媯媯隨即上前回答說：「剛才奉母親之命，寫了七言絕句二首。」說罷，從衣袖間拿出詩來，上面的墨跡仍然是濕的。夫人接過來看完。遞給魏鵬說：「這是小女的拙作，提舉不要吝惜賜教。」

魏鵬讀完之後，說：「真是唐代才女宋若華姊妹一類的作品，實在難得啊！我魏鵬雖然不聰敏，也當東施效顰，只是擔心令愛的詩作是陽春白雪，我難以屬和而已！」媯媯的詩為：

梧桐枝上月明多，瓜果樓前豔綺羅。不向人間賜人巧，卻從天上渡天河。

斜倚香雲倚翠屏，紗衣先覺露華零。誰雲天上無離合？看取牽牛織女星。

魏鵬的和詩為：

流雲不動鵲飛多，微步香塵滿襪羅。若道神仙無配耦，怎教織女流銀河？

娟娟新月照圍屏，井上梧桐一葉零。今夕不知何夕也，雙星錯道是三星。

誰想好事多磨，相會艱難而分離容易。第二天一早，魏生收到家信，乃是母親去世的訃告，他竟然等不到榮耀地上任做提舉，而遭逢母親喪事回家守孝之行已迫近了。邢國夫人聽說，就把邊孺人召來說：「我有一件與己身密切相關的事要托你，不知道能否替我做周全？」邊孺人離座起立說：

「不知是什麼事？如果用得上我，一定盡力。」邢國夫人說：

「媯媯已經成年，我想找一個稱心如意的女婿。這說媒的任務，就交給你怎麼樣？」邊孺人笑著說：「老婦很早就有這個意思，只是沒敢說出來而已。現在夫人的門下，已經有合適的人選，卻要另外圖謀他人，白費口舌，真可謂是道路就在腳下卻到遠處去尋找。」邢國夫人說：「你該不會是說魏鵬吧？好雖然是好，但是這裡也有個說法：魏生少年高升，經歷仕進之路。若把媯媯嫁給他，勢必會帶去。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，一時半刻不見面，尚且會想念，若讓她遠嫁他鄉，我寧死也不會同意！這正是以前魏生初來此地時，他母親的書信提到了婚事，並且提到往日指腹為婚的誓言，我想回信，考慮再三而沒有回信，因此對魏生絕口不提婚姻大事的原因，並不是我背棄盟約。現在蕭夫人亡故，魏生又得了官職，日後自然會有美女求作配偶，我那醜陋的女兒不配做他的妻子。我不想當面對他說，麻煩您委婉傳達我的意思，讓他去考慮其他人選。我如果不明說，又恐怕他會拘泥於往日的誓言，怎麼樣才能雙方都不耽誤呢？」

邊孺人按邢國夫人所說的告知了魏鵬。魏鵬說：「我很早就知道了，夫人卻一直遲疑不決，今天夫人這番話，是明說婚事不能成功了。況且家門慘遭母親死亡的苦厄，我行色匆匆，人事顛墜之際，哪裡還有時間去考慮其他？雖然如此，這乃是先母的意思，

相煩您替我好好告知夫人，難道沒有聽說過聖人有這麼一句話，叫做：『從古到今都有死，百姓如果沒有誠信就不能立身處世。』既然要遵奉當初的誓言，那麼盟誓信約就在這裡，天地鬼神，森嚴排列，都可為證，怎麼可以因為我母親亡故了，就背棄盟約呢？而且平民百姓乃是下賤之人，尚且不失信用，夫人曾是堂堂命婦，難道就可以失信嗎？您如果用義來責備夫人，或許可以使她信服。

萬一我與媯媯能結秦晉之好，一定送上重金報答。」邊孺人說：「我是可憐你這公子哥兒才去婉言勸解代你講情，哪裡盼你報答？」於是就到邢國夫人那裡，準備好言辭反覆勸說。

邢國夫人卻說：「你即使像張儀、蘇秦那樣巧作說客，我不聽你的，又拿我怎麼辦！」邊孺人見夫人這種態度，也就不敢再說什麼了。退下來後就去告訴了魏鵬。魏鵬忍住眼淚，說：「生離死別，從此就開始了！」於是整理行裝，急切地作回去的打算。

媯媯聽說以後，就與春鴻、秋蟬等人，等到夫人困倦睡下後，偷偷地在柏凡堂設置下宴席，把魏鵬叫來，為他餞別。魏鵬來到柏凡堂，兩人相互手拉著手，魂飛魄散，傷心嗚咽，不能克制自己。春鴻等也悲痛氣塞，難以抬眼看人。

媯媯於是舉起酒杯走到魏鵬面前，拜謝說：「兄長此次遠行，不會再來了！我平時與兄長，沒有一天不手拉手，如今兄長遠去，這種悵悵怎麼忍受？何況現在兄長要守孝三年，離別千里，我們不成伉儷，從此成為不相識的人。只希望兄長節制悲哀，順受變故，保重貴重的身體。守喪期滿除去孝服後走馬上任，請您另外選擇佳偶，要以子孫后代為重，不要長久獨身一人。賤妾的命比春天的冰薄，賤妾的身比秋天的樹葉還輕，我和你像天上的雲和地上的泥，地位相差懸殊，從此清濁異路。但是我既然已經委身於你，怎麼能夠再托身給其他人？以死為約，當初說的話好像仍在耳邊一樣，我將要絕命於九泉之下，寄托骸骨在棺木之中。悵悵悠悠，何時才有盡頭！平時兄長屢次讓我歌唱，我每次總是感到不好意思而作罷，今天生死永別，我難道可以再推辭嗎？我試著歌唱，希望兄長側耳聆聽。這正如唐朝人所說『一聲《河滿子》，雙淚落君前』啊。」於是就唱起了一闋《踏莎行》：

隨水落花，離弦飛箭，今生無處能相見。長江縱使向西流，也應不盡千年怨！盟誓無憑，情緣無便，願魂化作銜泥燕。一年一度一歸來，孤雌獨入郎庭院。

唱完，大哭幾聲後，媯媯突然昏倒在地上，左右急忙攙扶，過了很長時間才甦醒過來，於是整個晚上不能成歡，只好作罷。

第二天早上，媯媯打破所照妝匣中的鸞鏡，扯斷所彈琴上的冰弦，並和以前的詩帕，派福福一齊拿去給魏鵬，以作為相思的紀念物。福福惱怒地說：「小姐稟賦溫柔，文雅端莊，你的性格旁人不可企及，這是第一。姿容美麗，舉世無雙，你的相貌別人不可企及，這是第二。歌詞流暢華美，書畫清美新穎，你的文才旁人不可企及，這是第三。曉音律，善於言辭，你的聰明旁人不可企及，這是第四。至於考究經史，評論古今，你的言談就像連綿不盡的成串珍珠，你的文辭就像綿綿不絕的紛飛的雪花。往下說到紡織、刺繡等事，更是不在話下。何況你又是薊國公的孫女、平章的女兒。母親有邢國夫人的賢惠，弟弟日後有做官的富貴，你是四德俱備，全族推崇，將會許配富貴之家，難道會沒有好女婿？但是你卻翻牆鑽洞，私下偷情，輕易地失身，戀情於魏生，心甘情願地委身於他，以至成為崔鶯鶯、王嬌娜那類淫奔的女子，辱沒了祖宗。而且，魏鵬居喪後失去神智，五臟摧裂，你再把這些東西交給他，這實在不妥當。這確實如人們所說的：既不能按照禮來對待自己，又不能按照禮來對待別人，我實在替你感到難為情，也沒臉把這些東西帶給他。」

媯媯聽了，吐氣長歎說道：「你自從侍奉我，一直小心謹慎，我也喜歡你，如同自己的同胞姐妹。我們相處十年，從來沒有分離過，但是你尚且不知我的心思，仍然有這番議論，那麼外面紛紛揚揚的議論，就更不值得奇怪了。與其蒙受責難而活著，還不如捐棄生命而死去。」說完，就取出一條白絹，準備上吊自殺。福福見狀，急忙上前制止，又百般勸慰，並立刻把那幾件東西給魏鵬送去。魏鵬將這些紀念物收藏在行李中，然後進入內廳向邢國夫人辭行。邢國夫人贈送白銀五十兩，魏鵬堅決推辭，不予接受。邢國夫人說道：

「我知道五十兩白銀不成禮數，聊表寸心而已。希望居喪期間，如果有空，不要吝惜書信，來慰撫老身。」魏鵬跪下說：

「我數年來寄居門下，深受您的恩惠慈愛，豈止待我如賓客，實在是把我當作兒子一樣，恩施深厚如同使死者復生、白骨長肉，真是刻骨銘心。我僥倖獲得微薄的官職，本來希望能稍稍有所報答，不幸的是禍害殃及先母，遺棄我們而去，我不得不東歸守孝。遠離於您，我心裡是多麼不願意，只希望您能健康長壽！」說完，低頭階庭，流淚不止。邢國夫人也感慨悲傷，就讓春鴻去叫媯媯出來告別，但再三催促，媯媯就是不肯出來。魏鵬也就不再竭力去請她了，猜想媯媯大概是不忍心與他見面，於是就告別邢國夫人出發了。

這一年秋天，賈麟果然在浙江鄉試中中了舉人，邢國夫人喜形於色，說：「雙蓮的吉兆應驗了。」於是把重陰亭改名為瑞蓮亭。第二年，賈麟赴京參加禮部考試，也獲得了勝利，被授予陝西咸寧知縣的職務，就帶著全家一齊出發了。

媯媯自從與魏鵬分別後，消瘦憔悴，整日不吃不喝，通宵不睡不眠，失神失智，終日以淚洗面。再加上旅途顛簸，道路艱難，十天後才抵達咸寧，而媯媯此時也已經氣息奄奄了。邢國夫人為此憂慮深切，卻並不知道媯媯得病的緣由，直到仔細盤問媯媯身邊的家人，春鴻等才稍稍說了大致的情形。邢國夫人懊悔違背了盟約，但此時已經於事無補，只好百般寬慰曉諭，讓媯媯勉強喝下一些湯藥而已。又過了一個多月，媯媯將死的前一天，她洗完澡梳妝打扮，像往常一樣準備好佩巾，在母親面前拜謝說：「女兒不幸！病重瀕瀕，早晚要死，母親的大恩還沒有報答，我就要抱恨含怨、命歸黃泉了。幸好有靈昭弟弟，可以為您養老送終，希望母親割捨難忍的私情，不要因為女兒之死而折磨自己。」又對賈麟說：「弟弟你聰明有才智，早早就考取高第，平步青雲，前程遠大，家門榮幸，父母光耀。只願你早擇佳偶，好奉養母親。姐姐命薄壽短，來不及看到賢弟出人頭地了，還要把身後事煩勞你！我死後，千萬不要火化，只求寸土暫且停放靈樞。等到賢弟解職北歸幽州時，攜帶我的屍骨回家鄉安葬，那我的志願就永遠完成。」媯媯回到寢室，安撫福福說：「我的死亡，只在早晚之間。你好好服侍夫人，不要想念我。」

又將封好的手書囑托春鴻說：「替我把這封書信傳告魏生，讓他知道我已是泉下之人了。」春鴻謹慎地收藏起來並且安慰說：「小姐平生聰明，通達超過普通人，雖然是女流之輩，卻深知事理。也曾經鄙視焦仲卿伉儷自殘生命，藐視荀奉倩因妻死而傷情，難道現在忘記了嗎？怎麼又自蹈覆轍呢？況且魏生一去之後，就斷了音訊，雖然還在守喪中，料想也快婚配了。現在媒灼頻頻而來，眾多錯雜，天下多的是奇男子、美丈夫，憑著小姐的才貌與他們相配，哪一個會不願意？何必一定要魏生才稱心？更何況夫人晚年，只有小姐一個愛女，萬一小姐真的淪亡，夫人心裡怎麼能承受得了？」

所以我私下替小姐認為不值得！希望小姐不要因為我的地位低下就鄙棄我正確的言論，勉強聽從我淺陋的話語，能夠番然醒悟，用理智來發抒排遣自己的感情，那麼這就不僅是春鴻的幸運，也不僅是小姐的幸運，而實在是夫人的大幸了！」

媯媯說道：「咳！你錯啦！我難道是世間癡淫的女子，不知道生命似水流逝麼？我和魏生，大概是命運不好。彼此在母親的肚子裡已經締結婚約，其後二家果然生男育女，兩位母親的預言誓約，簡直分毫不差，那麼天意人事，應該斷然可知了。誰料母親鐘愛我，終於沒將我嫁給魏生，雖然是出於對我的恩惠慈愛，但是不免背棄了盟約。況且女子嫁人，要從一而終，如果圖謀另嫁他人，那麼不是人人都可以作丈夫了嗎？鬼神又會怎麼說我呢？《詩經》說：『生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』我的心事，魏生實際上都清楚。春鴻你雖然待我情義深厚，並處處為我著想，但是君子要以德愛人，這是不可以遷就的。」說完以後，淚如雨下。春鴻也悽慘地告退離去。

到了晚上，媯媯終於逝世。賈麟用漆棺裝殮了姐姐，並把靈柩暫時寄存在開元寺的僧房裡，準備等任期滿後運回老家安葬。

沒有多久，咸寧縣有一個大盜，作案後逃往襄陽，衙門準備派遣小吏康鐸前往襄陽追捕，春鴻聽說後就拿出媯媯囑托的書信稟告賈麟，想讓康鐸順便帶去給魏鵬。賈麟拆開一看，原來是媯媯集唐人詩句為七言絕句十首，是寄與魏鵬的訣別之詞。賈麟把這件事稟告了母親。邢國夫人說：「人已經去世了，就不要再違背她的意願了。」於是就讓唐鐸帶去了。媯媯的絕命詩為：

兩行情淚語前流，千里佳期一夕休！倚柱尋思倍惆悵，寂寥燈下不勝愁！  
相見時難別亦難，寒潮惟帶夕陽還。鈿蟬金雁皆零落，離別煙波傷玉顏。  
倚闌無誤信傷情，鄉思撩人撥不平。寂寞閒庭春又晚，杏花零落過清明。  
自從消瘦減容光，雲雨巫山枉斷腸！獨宿孤房淚如雨，秋宵只為一人長。  
紗窗日落漸黃昏，春夢無心只似雲。萬里關山音信斷，將身何處更逢君？  
一身憔悴對花眠，零落殘魂倍黯然！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悠悠生死別經年。  
真成薄命久尋思，宛轉娥眉能幾時？漢水楚雲千萬里，留君不住益淒其。  
魂歸冥漠魄歸泉，卻恨青娥誤少年。三尺孤墳何處是？每逢寒食一潸然。  
物換星移幾度秋，鳥啼花落水空流。人間何事堪惆悵？貴賤同歸土一丘。  
一封書寄數行啼，莫動哀吟易慘淒。古往今來只如此，幾多紅粉委黃泥。

魏鵬在家居母喪，以草薦為席、土塊為枕，真是度日如年，追憶往日的歡樂，驟然都成了舊跡，但是仍然不知道媽媽已經死亡。為此，他賦了一首《摸魚兒》追憶往事。詞為：

記當年、浪遊江海，湖山佳處頻到。緋桃紅杏春光媚，駿馬驕嘶馳道。親曾造，拜第一仙人，聽鼓《朝飛操》。風流音耗。縱水隔蓬壺，浪翻銀漢，青鳥解相報。徒自悼，憶剎那人情好，萬千心事難告！天涯回首成陳跡，還想綠衣紅靠。空灑淚，歎暮往寒來，綠鬢秋成皓。何時偃抱？把月下鸞簫，花間鳳管，細寫斷腸套。

這首詞概略地敘述了與媽媽相遇的始末，魏鵬抄完後，正打算托人寄去，突然康鏞從陝西來訪，魏鵬得到媽媽死亡的凶信以及她所集的古句七絕詩，讀完詩後悲傷怨恨，暈倒後又醒過來。於是就在峴首山墮淚碑旁，設立靈位弔唁，以酒澆地祭奠，並且拿出媽媽生前的破鏡、斷弦，對天發誓說：

「你既然為我獻出了生命，我又怎麼忍心辜負你呢？只有終身不再娶親，稍稍慰撫你的芳魂。」現將魏鵬的祭文抄錄在下面：維大元至正十二年月日，巨鹿魏鵬，顛以清酌肴羞之奠，遙祭於故賈氏雲華小娘子之靈。嗚呼！

天地既判，即分陰陽。夫婦攸合，人道之常。從一而殞，是謂貞良。二三其德，是曰淫荒。昔我參政，暨先平章，僚友之好，金蘭其芳。施及壽母，與餘先堂。義若姊妹，閨門頡頏。適同有妊，天戾厥祥。指腹為誓，好音瑯瑯。乃生君我，二父繼亡。君留浙水，我返荊襄。彼此闊別，各居一方。

日月流邁。逾十五霜。千里跋涉，訪君錢塘。佩服慈訓，初言是將。冀遂曩約，得諧姬姜。因緣淺薄，遂墮荒唐。一斥不復，竟成參商。嗚呼！君為我死，我為君傷。天高地厚，莫訴衷腸。玉容花貌，宛在日傍。斷弦裂鏡，零落無光。人非物是，徒有涕滂。悄悄寒夜，隆隆朝陽。佳人何在？令德難忘。曷以招子？誰為巫陽？曷以慰子？鰥居空房。庶幾斯語，聞於泉鄉。峴山鬱鬱，漢水湯湯。

山傾水竭，此恨未央！嗚呼小姐！來舉餘觴。尚饗！

不久，魏鵬服喪期滿趕赴京都聽調，朝廷升任他為陝西儒學正提舉，位列奉議大夫。而賈麟做咸寧縣令，任期尚未滿，所以魏鵬又能與他們相見。魏鵬登上中堂拜見老夫人，發現邢國夫人更加衰老了。邢國夫人看到魏生，只會悲傷痛哭，並且懊悔不已。舊日的家人像脫歡這一輩的，也有亡故的，只有春鴻等幾位婢女都安然無恙。魏鵬問清停放靈柩的房舍，就前往哭拜。他用手敲打僧房的門說：「雲華，魏寓言在這裡。我想你平生的精靈一定沒散，難道不能再彈《華山畿》這首曲子了嗎？」這天晚上，魏鵬就睡在辦公的處所，似夢非夢的，好像看見媽媽來說：「老天果真會順從人願嗎？」魏鵬忘記她已經死了，急忙上前擁抱她。媽媽說：「兄長不要拉我，我有話要告訴你。」魏鵬這才想起她是鬼，於是就問她說：「你已經告別人世，現在怎麼能夠來到這裡？」

媽媽說：「我死以後，陰間的長官認為我沒有過錯，就讓我到金華宮，但任起草章奏的書記之職。現在陰間的君王被你終生不娶的誓言感動，認為你高尚的情義超過了宋代不嫌棄糟糠之妻的劉庭式。他說：『不可以讓先參政品德高尚卻沒有後代傳揚。』將讓我還魂，但是我的屍體已經朽爛，現在謀求借他人的屍體。只是尚未遇到機會。預計在冬末，才可以如願，到那時又能相聚了。」說完後，忽然飛走了。魏鵬從夢中驚醒，只見淡淡的月光照在簾子上，冷風撲面而來，環視四週，頗感淒涼，不覺流下幾行熱淚。於是就寫了一首《疏簾淡月》詞悼念媽媽。詞為：

西湖皓月，從前歲別來，幾回圓缺？何處淒然，怕近暮秋時節。花顏一去成終古，灑西風，淚流如血。美人何在？忍看殘鏡，忍看殘。忽今夕，分明夢裡，陡然相見，手攜肩接。微啟朱唇，耳畔低聲兒說：「冥君許我返魂也，教同心羅帶重結。」醒來驚怪。還疑又信，枕寒燈滅。

魏鵬到任之後，不知不覺瑞雪紛飛，梅蕊綻開，日流逝行，光陰流近，又到了臘月。當時，陝西長安縣縣丞宋子璧有個沒有出嫁的閨女，年齡剛滿十五歲，忽然暴死；停屍三日後活了過來，不認她的父母，卻說：「我是賈平章的女兒賈雲華，是現任咸寧縣知縣賈麟的姐姐。死了已經二年，今命還魂。現在借你女兒的屍體，其實不是你的女兒。」宋家父母感到驚疑的是，她的聲音不像原來的聲音，說的話又不倫不類。正在疑怪的時候，這女子卻走出家門直奔賈知縣的住宅，就好像以前曾經去過那裡一樣。見了夫人和賈麟，她詳細地說了還魂的事情。邢國夫人和賈麟仔細看她：聲音談笑，像是媽媽；舉止儀態，也像是媽媽，但是仍然不敢相信。一會兒，那女子進入寢室，呼喚春鴻等幾位婢女的名字，討取她活著時用過的物品，真是一絲一毫也不差錯，大家這才相信了她。原來咸寧和長安，都是西安府所在城的屬縣，官舍相鄰。宋縣丞也聽說賈知縣到任不久，他的姐姐就亡故了，但是還魂的事，實在是世上少有，於是就同妻子陳氏一同到賈知縣的宅第，要討回女兒。那女子堅決不肯回去，並且辱罵道：「為什麼要亂認別人的女兒為自己的女兒呢？」宋氏夫婦對此毫無辦法，只好歎口氣回去了。邢國夫人說：「這真是老天作合成的好姻緣。」於是就派人去告訴了魏鵬，魏鵬也把夢中見到媽媽的事告訴了賈氏的母子。夫人高興得說不出話來，於是就讓媒人去傳達心意，再次訂立盟約，重新舉行婚禮。新郎魏鵬手執禮品，親自去接新娘。

邢國夫人帶著春鴻、蘭苔等人都前往送行。花燭之夜，魏鵬發現這個媽媽真還是個處女，但是她在枕邊與魏鵬敘談起往事，卻一件小事都不曾遺忘。

第二天，魏鵬在提舉公署的後堂擺下宴席，宋縣丞一家，也出席了宴會。席間，魏鵬順便問來縣丞：「你女兒叫什麼名字？」宋縣丞回答後，魏鵬才知道叫做月娥。他又聽老門房說：「公署的後堂，以前有一塊叫『灑雪』的匾，大概是取李太白的詩『清風灑灑雪』的意思，後來被前一任提舉拿去，現在就沒有了。」魏鵬這才理解以前在伍相廟做夢時神靈所說的話，上句說的是成婚的地方，下句說的是妻子的名字。魏鵬把這件事通告在座的人，讓他們知道神靈說的話應驗了，此事一時哄傳關中，沒有人不贊歎這是一件奇事的。有人賦《永遇樂》詞一首向魏生表示祝賀，現在就把它抄錄在這裡：

傾國名姝，出塵才子，真個佳麗。魚水因緣，鸞鳳契合，事如人意。貝闕煙花，龍宮風月，漫托傳書柳毅。想傳奇、又添一段，勾欄裡做《還魂記》。稀稀罕罕，奇奇怪怪，湊得完完備備。夢葉神言，婚諧腹偶，兩姓非容易。牙牀兒上，繡衾兒裡，渾似牡丹雙蒂。問這番，怎如前度，一般滋味？

魏鵬和月娥後來生有三個兒子，都做了高官。魏鵬自己官至大禧宗祀院使、兵部尚書，年紀到八十三歲才死。月娥也被封為鄴國夫人，直到七十九歲才亡故，死後，與魏鵬合葬在一起。魏鵬與月娥平時吟詠唱和的作品，多達千餘篇，匯聚後題名為《唱隨集》；賈雲石（酸齋）在集子的前面為他們作了序，其後是魏鵬夫婦的自序，這都登載在別錄中，這裡就不再抄錄了。